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給你
新鮮的
我

席絹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给你新鲜的我

作者: (台湾) 席 绢
责任编辑: 李荣德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字数: 110,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0,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889-0/I · 852

定 价: 7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冬天的故事

——阡陌

席绢再次出现在你面前——

席绢永远与众不同，盛夏时你会感到凉爽，犹如吃到最最可口的冰淇淋，而冬天她仿佛是林妹妹的手炉，使你温暖。席绢永远是淡淡的，她的作品没有暴力、没有淫秽、没有丑陋、没有邪恶、没有压抑，没有年轻人不应承受之重，但是在她的平淡中你会嗅到一股含蓄的、悄悄袭来的沁人芳香。

这就是席绢，她在“席卷”了港台和东南亚后，又“席卷”了中国广袤国土上千百万少男少女的心。

席绢绝不重复自己，恬静之后是奔放，奔放之后是怪诞，怪诞之后是嬉皮，嬉皮之后是迷雾……她永远把最新鲜的奇异婚恋缠绵地推到你的面前，让你为她笔下人物的命运悬起你的心……

现在，呈现给众多“席迷”的是她的六部最新作品：

《给你新鲜的我》，透露一个秘密，将情和欲淋

漓尽致地勾画在读者面前，披露出的真相使人心惊肉跳，不忍卒读又不忍不读。

《想你使我孤独》，讲的是骗子与纯情少女的故事，结局不是读者熟悉的大团圆，而是团圆中的不团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人生就是一个圆……

《爱到伤心处》，将一次失恋化解成无数心灵的碎片，将碎片重新组合的是温柔少女的至情至性。

《爱情的错位》中有五个性情中的女人，风流与智慧齐飞，淫荡与热情一色，绘出形形色色的交错恋情图。

《陨落的芳心》笔调轻松中透出凄清，告诉你完美的婚姻是无法寄身世上的，丈夫总有丈夫的秘密，或许是难言之隐。

《风尘女儿梦》把为人情妇的酸楚一一道出，让你担心这情妇的命运，她能否最终脱身呢？

席绢的人物总是那样迷人，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，凄清却绝不悲惨，使人欢喜使人忧，使人想起自己的许多愁……

留神你的眼泪哟！

（购买时请认准封面左上角之防伪标记）

1

俞守仁走下的士，下意识地抬腕看一眼手表。即使不看，他也能准确地知道现在的时间——十点差五分钟。上午十点，是他约定与项氏集团——项氏投资及地产公司的董事长项瑾怀会面的时间。提前五分钟到达，正是他的精心安排。

俞守仁精神十足地走进大厅，没有走向正面的电梯间，而是直接朝右手的楼梯口走去。以不紧不慢的速度走上九层楼董事长的办公室，正好需要五分钟时间，守仁心中有数。

好爬楼梯是俞守仁特有的习惯，他从这项“运动”中获得的益处相当多。爬楼梯能使他感到心中镇定，还能令他精神焕发，面色红润，显得蓬勃而有朝气。此外，爬几层楼梯特别能刺激他大脑细胞的活动，使他进入亢奋状态。因此，每逢遇到重大的事情，守仁总要给自己留下几分钟爬楼梯的时间，正如他当年做学生时，进入考场以前。这个习惯是他童年时代在保育院里就养成的。他对那幢古老的建筑物中磨得发亮的楼梯怀有深厚感情，经常会在不紧不慢走完三层楼梯回到自己卧室时沉思默想。今天当然也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如果守仁表现不凡，这个既将与他见面的项瑾怀，就是他未来的老板。

没有重大事情的时候，俞守仁当然要乘电梯，有志向

的香港人哪个不视时间如生命呢？

守仁一边爬楼梯，一边思考着眼前的事情。他与项瑾怀素未谋面，“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会不会接纳我呢？”守仁心想。据知情人介绍说，项氏集团相当沉着稳健，董事长项瑾怀凭着自己的才智白手起家，勤俭创业，一向踏实刻苦，不嗜夸耀，与那些新兴富豪的好起高调，讲排场完全不同，虽然没有成为公众的焦点，其实事业基础相当坚实，且蒸蒸日上。这正合守仁的心意，正是冲着这一点，守仁才向项氏求职的。

守仁以优异成绩从香港大学毕业以后，有过几年外资公司财务工作经历，他多少有些厌倦西方人虚浮夸张的作风，仔细斟酌之后，决定投奔一家港人的公司。也许守仁太传统，太循规蹈矩，所以他期望自己的老板也是个传统的人。

守仁来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前，表针正指在整点，项氏集团的人事总监已笑吟吟地在迎接他了。他被引导着走进董事长办公室。办公室宽阔、气派，却不失质朴，一张厚重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五十岁开外的董事长项瑾怀，此刻正抬起头来，目光炯炯地望着他。

项瑾怀看上去不象个生意人，反倒像个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，他文质彬彬，一股书倦气仿佛天生就刻在脸上，自然流露出的微笑显示出他的气质涵养，绝没有半点生意人追名逐利的刻薄表情。

看见走进来的这个气宇轩昂，神采奕奕的年轻人，项瑾怀眼前一亮，心中立即产生了一个良好印象，人们常会说“一见如故”，或许真有此事，从这个年轻人身上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。

人事总监介绍：“这是俞守仁，新聘请的会计经理。”

瑾怀再从头到脚打量一下俞守仁。

年轻、干练，很现代，却有个极传统的名字。

笑意不自觉地写在瑾怀脸上。

“好，很好，”他由衷地说：“公司欢迎你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”

很少有老板第一次见面就对职员如此和善客气。守仁脸上也溢满笑容，心中暗想：“这是一次正确的选择。”

守仁同人事总监刚离开，瑾怀马上兴致勃勃地找出俞守仁的资料，秘书一早就已送到他的办公桌上，他还没来得及看。

俞守仁，二十七岁，一九六五年出生，父母资料不详。香港大学毕业。优等生。出身于保育院……

瑾怀不免疑惑，人事部怎么会请这样一个来利不明的人做会计经理，公司里进出的帐目巨大，一旦——

眼前一浮现出守仁的形象，他的眉心立刻舒展。他该相信人事总监的工作能力，这个年轻人必定有特殊的才能，否则不可能赢得他的信任。

二十七岁，正好同他的独子项心豪同年。莫名的好感再次涌上心头，令他把追寻俞守仁身世背景的念头放到一边。

用人不疑，这是他的宗旨。

中午，项瑾怀的私人厨子替他烤了清淡的小菜，就在办公室后面的私人小饭厅用餐。心豪有时来陪他，但今天心豪去投标一幅地，赶不及回来，他便独自用膳。

膳后，与妻子珂尼在电话里闲聊几句家常，便又回到办公室里。

他年纪不老，正当壮年，却有一种上一代人处事的作风，他是个不追赶时代潮流的人。

三点过一些，意气风发、神采飞扬的项心豪回来。

“我赢了。”心豪喜形于色，“我以原定的价钱顺利的投到那幅地，值得庆祝。”

瑾怀点头微笑。

对财富，他已不再那么热衷，多几亿，少几亿，完全不影响他的生活。他的目的是培养心豪——他的独子，能完全独当一面的继承他的事业。

“整个发展的计划书已弄好，现在各部门正分头进行，我一定要它成为香港最新型、最现代化的社区。”

瑾怀很满意。

心豪在史丹佛建筑系毕业，又修了两年商业管理，是真材实料的接棒人。

儿子虽然有点浮躁，有点自视过高，但他始终年轻。他们这样富裕的家世，心豪难免有点骄傲。

然而，心豪是能干的，学成回业后的三年内，有几宗生意都做得不错。经验虽略嫌不足，但有的是时间。

整盘生意将来都会交给他。

心豪并没有跟他一起回家，带着自己一班手下去庆功了。活泼好动的心豪与他个性并不相同，甚至不象曼珂尼，或者新一代的年轻人是这样的。他觉得自己对心豪是宠——一种慈父对儿子的骄纵。

他骄纵得起，他有这条件、背景。

每年，香港都选出百名富豪，他虽然没有上榜，但他心里明白，自己的财富比许多上榜的人殷实许多。

他的低调保守，就是这样。

深水湾的独立花园洋房并不惹人注目，就算室内布置，他也选择实而清雅的，这才适合他与珂尼的个性。

他们的晚餐是吃斋，这是珂尼的习惯。三十年来，珂

尼专心向佛，茹素已久。本来瑾怀并不习惯，渐渐的也爱上素食。

素食能令他征战商场后，内心得到宁静。

“心豪又不回来吃晚餐。”母亲珂尼抱怨。

“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世界，不可能永远在我们身边。”瑾怀笑。

“心豪就是不爱回家，也不亲近我，这孩子从小就就这样。”

“别抱怨。裙脚子不会有出息。”

“只好等心妍留学回来，”珂尼摇头，“希望心妍别象哥，只重一业。”

“心妍从小就是你的乖女儿、好女儿，放心，她跟你最贴心。”

珂尼笑了。

她比瑾怀小一岁，脸上依然有着昔日的清秀美丽。她是个心肠好、又仁慈、又温婉的女人，思想保守，唯一的希望只不过是父慈子孝，她是个满足的快乐妇人。

“新请了个会计经理，和心豪同年。”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提起来。

“哦——很特别？”珂尼意外。

他们在家中绝少谈公事，谈生意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——瑾怀抚弄着眉心，“很有好感，觉得他象当年的自己。”

“如果真材实料，就不妨提拔一下。”珂尼说，“难得有一见令你生好感的人。”

管家把一具无线电话送过来。

“大小姐长途电话。”管家轻声说。

心妍，母亲心头最疼惜的宝贝女儿。

珂尼已沉醉于与心妍聊天的快乐中，她问女儿的上课情形，问女儿的生活细节，又怕她吃不好，又怕她穿不暖，更担心她的安危。

“妈咪，如果我学校还不安全的话，美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校园了。”

心妍就读的，是珂尼亲自去美国各大学校园巡视一周后，千挑万选出来的卫斯理女子大学。这是当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，也是当今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母校，更是许多美国及世界各国“名门望族”的千金们最想进的贵族学校，连香港船王的孙女也是心妍同学。

“真想让管家刘太去陪你。”

“千万不可。我不想变成波士顿电视台访问的对象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今年有个一年级生的父亲是新加坡首富，她家派了管家、司机、厨子来陪她，在学校旁连买间大屋住，轰动整个波士顿校园区，电视台访问了她。”

“这——也没什么，我们也做得到。”

“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。那新加坡同学在学校变成生人勿近的异类人物，我才不要。”

“你这孩子。”

“我会自己保重。你不是说要我在美国学习独立吗？我很好，也学会开车。妈咪，暑假回来带你游车河。”

放下心妍的电话，看见瑾怀已上楼回卧室了。他是个生活极规律的人，每天按时上床，从来不在晚间应酬。

正预备上楼，管家刘太带来瑾怀的弟媳妇郑小川，她提着一个食物篮。

“大嫂，给你们送宵夜来。”郑小川满脸笑容，“我亲自弄干净的燕窝。”

“下次别这样，哪能劳烦你亲自动手？”

“没关系，反正我总是闲着。”她四处张望一下，“大信呢？”

大信是郑小川对心豪的昵称。

“还没回来，找他有事？”

“不不不，大信喜欢吃我做的鲍鱼，特地送来给他吃。”

你太客气了，大家自己人，不必这样。”

大嫂，这么多年，大哥和你们对我的照顾，我一辈子也报答不了。自瑜怀去世后——”

“别提不开心的事了。”珂尼永远菩萨心肠，虽然她并不喜欢小川这弟媳妇，但念在一场亲戚，她总是有求必应。“小川，是不是你……有什么事？”

是这样的，你住的那区环境越来越难，治安日差，我想——”

“好吧。你去找适合的房子，找到便告诉我，这是小事。”

“谢谢大嫂，谢谢大嫂。售房子卖了的钱我会还给你们。”

“不用了，你留着做家用。”

珂尼上楼休息，留下郑小川独自等候心豪。

她和心豪的感情特别好，因为珂尼生下心豪后，身体一度极差，是小川把心豪带大的。

那时小川住在这儿，每天从早到晚，非常专心的服侍和照顾项心豪，把心豪当成亲生儿子般。珂尼很感激，对小川也就有求必应了。

她不知道小川等到多晚，心豪也没有提及。反正小川送东西来已是惯常事，谁也没放在心上。项家自然不缺任

何进补食品，然小川也是一番心意。

心豪正在开会，突接小川的电话。

“心豪，我是小川婶。”小川低声下气，“我急需要一笔钱，不是很多，十五至二十万——”

“我叫人给你送去。”心豪二话不说就收线。

但他皱紧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。

会后，他吩咐秘书：“小川婶的电话不要再接给我，尤其开会时。她要什么酌情办理。”

秘书只好点头。项心豪虽然只是副总经理，有时比大老枝项瑾怀还凶还敢。

心豪是新一代人物，并不习惯郑小川的婆婆妈妈和刻意的巴结讨好。他知道小川很疼他，真心对他好，却嫌她烦。无端端的随时来个电话，又不是什么重要事，他难以忍受。

他让秘书替他送二十万给小川，并吩咐“别让老爸知道”。他很明白，父亲每月送给小川的家用实在也不少。

小川自己倒没什么，她那同居男人陈寿年总给人厌烦的感觉。那男人好赌，小川要额外的钱怕也是让那男人赌掉了。

那陈寿年整整比小川小十岁。

回到公事上，心豪是快乐的。

他那新型的社区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，消息才在报纸上发表，许多好的反应已热烈的从电话传回来。他对自己满怀信心。

正准备打电话给艾灵——他的现任女朋友，一个高大轩昂、神色诚恳、举止庄重的年轻人轻叩他房门。

“请进。”他呆怔一下，“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新来的会计经理俞守仁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哦——有事？”心豪望着他。

“在新社区发展计划的预算中，我发现有一点不妥，如用另一种方式计算，可替公司节省至少一亿。请过目。”

心豪眼睛一亮，立刻对这新会计经理另眼相看。他看过俞守仁送上的新资料，沉思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

“我会再研究研究。”他十分满意。刚上班就替公司省钱，这种伙计难求。“你先回去，我会把结果通知你——你是……”

俞守仁。他含笑而退。

心豪记住了这名字，对他极有好感。

第二天，会计师把俞守仁建议的计算方式研究过后，大为赞赏。

“心豪，公司有这样的人材是你们的福气。”会计师笑，“要撬他跳槽呢。”

心豪把这件事告诉父亲，瑾怀又意外又高兴，谁说这不是公司的福气？

“这么大的数目怎么会弄错？是谁做的预算？”瑾怀问。

“全组人做的。算了，也不必追究，反正俞守仁已替我们纠正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以前可能花了许多冤枉钱。”

“我们总在赚钱，就算是少赚些好了。”心豪笑，“我想给他一笔奖金。”

“对对，这样的人材，我们要好好留下来！”瑾怀沉思，“真想知道他是什么人介绍来的。”

只是心血来潮，瑾怀真的召来人事总监问个明白。

“没有人介绍。”人事总监有点惶恐，“我见他是个个人

材——是否有问题？三个月试用期还没满，可以解雇。”

“没有问题，”瑾怀把俞守仁替公司节省了大笔钱的事说了一遍，“只是好奇。”

“我见他一表人材，又沉实可靠，再加上他大学教授给他最好的推荐信，才大胆用一个没有背景的人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做得好。”

瑾怀靠在椅背上微笑。真是个难得的年轻人，心豪能找到这样一个男朋友就好了。

心豪？怎么想到心妍身上呢？

心妍，还有一个月就放暑假回来。这孩子活泼热情，她在，家里热闹多了。

心豪的内线电话接进来。

“爸，中午不陪你吃饭，我约了俞守仁，想跟他谈谈。”他说。

“约他为什么不约我？”瑾怀问。

“你从不吃外面的东西——你也想见他？”

“为何不来我这儿吃家常菜？”瑾怀提议。

“好——太好。”心豪半开玩笑，“只是怕他受宠若惊。”

从来没有任何职员被邀请进瑾怀的私人小餐厅，就连总经理英国人雷登都不曾有这样的荣华。

心豪把俞守仁带进来，他保持着适度的微笑，不卑不亢、斯文有礼。

三个人坐在小圆台上。

“你做得很好，守仁。”瑾怀说。他很自然的唤他名字。

“只是分内的事。”他答。

在两个老板面前，他挥洒自如，完全没有半丝勉强、紧张。他自然得就好像和自己家人进膳一般。

“以前你在哪里工作？”心豪问。

“银行。”他说一间美资银行的名字，“也是做会计方面的工作。”

“怎么会来我们这儿？”

守仁坦然笑起来，那笑容真象阳光满天。

“薪金好得多，”他说，“而且我想这儿工作会比银行灵活些，我喜欢挑战。”

瑾怀不说话，一直用欣赏的眼光望着他。

“满意新工作吗？”心豪问。

“很好。”他想一想，“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以后能做些非会计方面的工作，譬如跟你学习怎样投标，怎样计划，怎样做生意。”

“有机会，一定有机会。”瑾怀先点头。

心豪有点意外。

瑾怀的作风一向保守稳健，不会轻易答应人任何事。

“这次你替公司立了大功，希望能继续保持紧密美好的合作。”心豪说。

守仁只是点头，没有任何言语。

他是个不多话而积极工作的人，生活非常健康，不烟不酒，没有不良嗜好，逢星期天去教堂。女朋友闫雅君，是大学同学，没有如火烤般的激情，却如小溪中的两尾鱼，自然融洽的相伴而行。

他属于现代年轻人中的“罕见动物”类，该受保护。

下班回家，在他那居五百尺的公寓里，他为自己弄晚餐，很简单的食物，蒸一条鱼或煎片牛扒，再炒碟菜，已是他丰富的晚餐。

对于生活，他从不挑剔，也不讲究。自食其力，活得自然就是了。

自小长大的环境令他没有太大野心。对目前，他已相当满意。

开始懂人事后，他一直在保育院长大，能温饱，也有受教育的机会，但温情亲情却欠。奉他有一位认领的养母，是个哑巴，每个月见一次，感情不是很密切，却也颇牵挂，到底从小见到大的。

他还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。

养母最近身体不好，回汕头志家休养，他每个月总寄点钱去以表心意。香港人嘛！钱可以代表很多事。

哑巴养母是打住家工的，是那种白衫黑裤梳起不嫁的。他没问过养母领养他的原因（问了她也不能答），不外是老女人想有点精神寄托。养母不认字，只能写自己的名字，还会写俞守仁。但那个俞字，也许笔划太多，她总写不好，看来象另一个字。

又是月尾，也该寄钱给养母了。养母有个很乡气的名字，叫陈张秋妹，大概因为她是秋天出世的女孩吧。

看信报，门铃响起。

雅君，只有她，这小屋的唯一客人。

雅君在洋行里做行政主任，很现代化的女孩子，却有一张十分秀气的古典脸孔，尤其笑起来右边面颊上的酒窝，十分引人。

“我来给你送水鱼汤，妈妈炖的。”雅君快活的样子。

“叫我去就行了，不敢劳烦。”

“人都来了，想赶我走？”

“哪儿敢？”守仁笑，“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

他俩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。

“替公司改正一个预算上的错误，公司给我十万元奖金，有没有兴趣去旅行？”

她眼光一亮，随即摇头。

“还是把钱存起来，以后换幢大些的房子。”

“我诚意邀请。”

“不——还是等以后。”她犹豫着。她保守，不愿单独与男朋友出远门。

“请伯母一起去。”他胸有成竹，“伯母不是说过想去日本吗？”

“那——我问她。”她欣喜。守仁真难得，爱屋及乌。现在就打电话。

母亲大人当然欣然同意，她早把守仁看成准女婿，如今好男孩儿很难求。

“明天我订机票、酒店，我们不参加旅行团，不要伯母太辛苦。”

他是个细心周到之人，替每个人设想。

“难怪妈咪疼你。”雅君说。

“能力范围所及，何必小器？”

守仁很守本分，三个月试用期满后，他才向公司申请放假。人事总监知道老板十分器重他，挪四天假小事而已，便一口答应。

他离开香港的那天，刚巧项心妍从美国回。项太吴珂尼亲自接机，后面还跟着近身工人和司机。

守仁认得瑾怀的司机，立刻知道那位优雅的妇人必是珂尼，他点头微笑而去。

“是谁？”珂尼诧异的望着守仁的背影。

“公司新请的会计经理。”司机答。

“俞守仁？”珂尼记起了这名字。

她只看了守仁一眼，是张斯文沉实又充满阳光的笑脸，只是一眼，她立刻喜欢这年轻人。若心妍能有这样的